

把公路修到西藏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臂號 721 文學 168

把公路修到西藏

編 者 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

插圖者 孫 翰 仝

青年·開明聯合書局

版 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口裏

經 售 新 華 書 局

刷 者 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

787×1092 1/32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118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20,000

印數 1—21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936號

定價(4) 0.10 元

編者的話

在我們祖國的西藏地方，住着一個人數很多的少數民族——藏族。多少年來，他們在國民黨的統治和剝削下，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而且，這一帶地方地勢非常高，有許多大山激流，交通很不方便，所以在經濟、文化方面都比較落後。

一九五〇年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以後，爲了建設新的西藏，爲了幫助藏族人民過幸福的生活，便決定在這「世界屋脊」——唐藏高原上，開闢一條公路，這就是康藏公路。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動工修築了。

這條公路從西康省的玉隆縣馬尼根果草地起，經過昌都、松宗、太昭等地，直到西藏的首府拉薩，全長一六六一公里。這條公路要穿過許多高山（像雀兒山、二郎山等），要跨過許多激流（像金沙江、怒江等），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程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修築康藏公路中，表現了高度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，克服了種種困難。同時，藏族人民也大力支持了他們，終於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全綫修通了。

在這一艱巨的工程中，出現了許許多多英雄模範人物和動人的事蹟，這本書裏搜集的，就是修築康藏公路中的幾個小故事。

目次

築路英雄張福林	趙慎應	一
千鍾英雄楊海銀	顧工	三
在怒江激流上	蘇策	九
公路通過了青稞地	長人	一七
深夜篝火	鄭大棋	二三
途中	王偉	二六
搭彩門	袁德輝	三三

築路英雄張福林

趙慎庵

在康藏高原上，最使人感動和難忘的，是戰士們爲開闢康藏公路與險山惡水搏鬥的情景。這些英雄們，過去爲了解放祖國而南征北戰，今天又爲了給西南邊疆的藏族人民帶來繁榮和幸福，不顧險山重重和冰雪的封鎖，決心要在「世界屋脊」——康藏高原上，開闢出一條寬闊的道路來。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，正是嚴寒的冬天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在海拔五千三百公尺的雀兒山上，冒着風雪，白天黑夜地搶修公路。在陡峭的石崖上站不住腳，他們就在石崖上打下鋼釘，拴上繩子，把腰攔住，在半空中開山鑿石。戰士們忘我的工作精神，克服了各種困難，終於在雀兒山上，修出了一條公路。

在搶修雀兒山公路最緊張的時候，共產黨員張福林光榮地獻出了他的生命。

張福林同志，原是一個優秀的機槍射手，他參加過太原、秦嶺、成都等地大小戰鬥十多次。在部隊接受進入西藏的任務以後，他昇任了小砲班長。這次搶修雀兒山公路，他的小砲

班担任了爆炸任務。雖然他們不分日夜地和雀兒山進行着激烈的「砲戰」，但是，效率很低。照這樣，什麼時候才能在這個山上炸出一條路來呢？當時整個部隊都在研究改進放大砲的技術，張福林同志特別積極，他經常向工程師和戰友們學習，終於改善了裝炸藥和利用石縫放砲的辦法，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他放「大砲」的經驗，很快地在部隊中推廣開來。

在修路中，張福林曾經得過瘡疾，戰士們勸他休息，他說：「我個人害幾場瘡疾算啥！一斤炸藥要二十萬塊錢，如果放一次冲天砲，國家受的損失可就大了。」一天中午，部隊已歇工準備集合吃飯。張福林率領着他的小砲班正在忙着裝藥進行爆炸。這時，一塊很大的石頭，突然掉下打到張福林身上，傷勢非常嚴重，他立刻昏了過去。醒來的時候，他沒有哼一聲，也沒有流淚。只難過地對指導員說：「指導員！我心裏明白，我是不能活啦！現在我口袋裏還有四萬五千塊錢，作爲我最後的一次黨費。我不能再爲人民服務啦！」他最後的兩句話，聲音很低很啞。這時，他看見周圍的同志們都在爲他流淚，他振起精神說：「你們不要看我啦，趕快上工去吧！以後接受我的教訓，注意人員安全。」一小時以後，張福林同志犧牲了。

張福林同志臨死時說的話，感動得他的戰友們痛哭失聲，他的話也深深地教育了大家。這裏的共產黨支部，馬上召開了一次支部大會，全體黨員表示決心學習張福林的精神，把搶

修雀兒山公路的任務提前完成。他的小砲班的戰友們，表示了共同的決心：「爲紀念我們的張班長，我們決不鬆勁。一定努力學習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堅決完成修路任務。」

現在，雀兒山上的公路已經修通了，人們可以坐着汽車翻過高高的山峯。但雀兒山下的山谷裏，却埋葬着優秀的共產黨員、人民的英雄戰士張福林。坐着汽車從這裏走過的人們，都深深地感激着爲建設祖國邊疆而犧牲的偉大戰士。

千鍾英雄楊海銀

顧工

我站在一塊高懸的石崖上，噴着白沫的江水在腳下奔流，好像石崖也在緩緩地搖動。

石崖上交纏着許多繩索，每根繩索的一端，都繫着一個戰士。他們正打着鋼釘，掏着放大的藥室。石崖上用白石灰或紅土塊寫着：「學習千鍾英雄楊海銀」、「向千鍾英雄楊海銀看齊」。但楊海銀究竟在哪裏，我卻沒有找到。一位排長指着河邊說：「他正在下面製造新『機器』呢！」

河邊有幾間用蘆葦編成的「房屋」，從上面看來，就像是沖積在巨石邊的幾捆稻草。我

在這裏找到了楊海銀，他正在釘一個木頭架子，我一喊他的名字，他馬上響亮地答了一聲「到！」把臉轉過來。他有一對孩子氣的大眼睛，皮膚也和其他戰士一樣：黑紅而健壯。軍裝已經洗褪了色。我坐下來說：「我從你們的團長、指導員和其他同志的口裏聽到過你的名字，你能給我談一談自己的故事嗎？」

他說：「好！」就談起來了。

進藏部隊的戰士們，用握慣步槍的手，第一次拿起建設的武器（鐵錘、鋼釘）的時候，總覺得很難掌握它，「叮噹」不了幾下，就支持不住了，或是砸傷了同志。楊海銀開始時也是這樣，打了一會兒，手背就震裂了，四肢發酸，眼睛也直冒金星，那鋼釘上的亮晶晶的圓頂，就像是一顆撩眼的星星。鐵錘稍稍一偏，掌釘同志的手指尖，就被砸破了。

夜裏，他苦惱地睜着兩眼，望着帳篷頂想着：砲眼打不成，石塊炸不掉，汽車怎麼過呢？汽車過不了，那麼「鞏固國防」的口號，「建設邊疆」的口號，就等於白喊了。不，一定要學會打錘。他終於捉摸出了自己的毛病：手握得太緊了，所以會震裂手背；腳站得太直了，所以會發酸；眼睛也有些不靈活……。第二天，他又鼓足了勁頭，換了新的方式，打得又穩、又準，而且不覺得累了。大家都驚異地望着他。休息時，他把心得告訴別人，於是工地上響起了一片清脆的打釘聲。

教導員看見楊海銀越打越熟練了，就看着手錶說：「我給你數着，看一連氣能打多少鍾？」測驗的結果是：在一個半鐘點之內，打了一千二百多鍾，砲眼也比原來規定的要深得多。立刻，在工地牆報上，貼滿了表揚他的稿件，還用着大字標題：「看！我們的千鍾英雄。」從此，「千鍾英雄」的稱號，就幾乎代替了他的姓名。

「千鍾英雄」楊海銀，不光是會打鍾；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苦心鑽研。以後他一連串地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方法。因此，他接連着被評爲二等功臣，一等功臣，特等功臣。

一九五三年，全國都在舉行普選，楊海銀光榮地被選爲連的代表，到團裏去開會。回來時，天已很晚，他因爲掛念工地，掛念在安邱拉山上連夜搶修公路的同志們，他一進門就急忙放下背包，飯也沒有顧上吃，就跑到山上去參加剗土——可是不幸的事件發生了。

十一月的深夜，在安邱拉山上，泥土早已凍結成堅硬的石塊。一堆堆的篝火，熊熊地燃燒着，把雪山都映照紅了；每個緊張勞動的戰士身邊，都添上了一個龐大的晃動的影子。楊海銀正在一堵峭壁下面忙碌着，把土颯颯地揚起來。他顯得異常興奮，嘴裏還不停地和同志們作着碰球遊戲：「嗨！我的一球碰二球」，「嗨！我的二球碰六球」……風把火燄吹向峭壁，峭壁上的凍土漸漸地融解了，突然像放砲似地「噫噠」一聲，一大片泥土和碎石塌了下來，把楊海銀埋在底下。



‘我給你數着，看一連氣能打多少鍾？’

楊海銀已不是第一次被泥石掩埋了，過去戰爭的時候，炸塌下來的工事，曾把他掩埋過，砲彈掀起來的地皮，也會把他掩埋過。這次他仍然毫不在意地從泥石裏拱了出來。可是，他馬上覺得不對頭，右腿有些麻木，好像癱了似地直不起來。他想，可能是骨頭斷了。

他周圍的同志們，都驚慌得不知怎麼好，楊海銀却笑着安慰他們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馬上就會好的，你們先去工作吧！」這時，看護長趕來了，他低聲地對看護長說：「你快去找兩塊板子來，把我的腿夾住，不然腿一腫，骨頭就會接不上的。」看護長爲了減輕他精神上的恐懼和痛苦，安慰他說：「不要怕，你的腿並沒有斷呀！」他搖了搖頭，想道：「腿是長在我身上的，我當然明白它已經變成什麼樣子了——放心吧，我不會害怕的。」

他被抬到軍醫院，腿疼得好像刀在割，火在燒，但他始終沒有淌一滴眼淚，甚至沒有哼一聲。他想：「大哭大喊決不是共產黨員幹的事情。」第二天，天剛亮，他就墊着幾牀被子坐起來，開始學文化了。他認真地寫着、唸着。一位看護同志走過來，驚異地問他：

「怎麼？誰讓你起來的，不痛嗎？」

「有一點，不過不要緊！」

「這樣不行，趕快躺下。」

楊海銀笑了笑，順從地放下了書本。

「會兒，團長、政委和別的同志都來看他了。等首長們走後，他又給連隊裏寫了兩封信：一封是給連長、指導員的，檢討了自己的麻痺大意，並請他們把自己的學習手冊和語文課本寄來；還有一封是寫給幾個平時毛毛草草、大大咧咧的同志的，他說：「你們這些冒失鬼，記住我流血的教訓吧！特別要注意安全和防險。」

過了幾天，醫生給他動了手術，把碎骨取出來了。

他日夜思念着工地和同志們，趁護士們不在的時候，偷偷地畫了一個掬大砲眼裏碎石的工具設計圖給團長寄去了，那就是在我和他談話時，正在裝釘的那個「機器」。

又過了一個星期，他就開始練習走路。痛，痛得鑽心，但他不管，仍然一步一步地艱難地移動着。

有一天夜晚，他被什麼東西絆了一跤，痛得昏迷過去，這使他老老實實地躺了一個星期。

骨頭剛剛接好他就要求出院，可是醫生不允許，他只好在病房裏想點活兒來幹了：病房裏不能起牀的傷病員，有的不好意思讓女護士來扶着他們大小便，於是他就當開臨時「護士」了。他忙着給別人端尿盆、擦大便。許多傷員和護士都感動地說：「英雄，不管到哪兒都是英雄。」

後來他終於被允許出院了。

* * *

楊海銀和我談話的時候，他那新「機器」已經裝釘成功，他興奮地搖着那木轆轤說：「下午就可以把這傢伙搬到工地上去試試了！」

在怒江激流上

蘇 策

築路部隊被阻擋在咆哮的怒江東岸。

勘測隊的工程師們從這裏走過的時候，由於不能多帶開路工具，雖然費盡了千辛萬苦，也無法知道怒江西岸的情況，現在，戰士李文炎和他的四個伙伴接受了渡江任務。

張保德營長是位身經百戰的英雄，在康藏高原上又曾參加過開闢二郎山到怒江邊的公路，跨越大渡河和金沙江，但是，面對着水流這麼急的怒江，也不能不有些焦躁。因為如果這個營不能跨過怒江，就擋住了整個築路大軍。當他把渡江任務交給李文炎的時候，曾再三叮囑：「一定要強渡過去，拉起一條鐵索來。雖然困難多，雖然據藏民說，這時節絕對不能渡過怒江，但我們一定要渡過去。現在全師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們。」

七月十日的清晨，江上的白霧還沒有完全消散，李文炎他們已把那隻唯一的舊橡皮船打飽了氣。船的氣門上沒有塞子，他們用木棒纏上布來堵上。把一隻槳綁在船尾當舵，把準備拖過江去的兩根電綫綁在船後的一個皮扣上，一個人把舵，四個人分兩排坐好，喊着：「一二、一二！」搖着槳，朝驚濤駭浪裏衝去。

全營的人都在岸上緊張地看着他們。船就像一片樹葉似的在巨浪中飄着。一會被浪推得高起來，一會又跌落到水窩裏，電綫就像條長尾巴一樣，在船後擺來擺去。他們用力地划着，但總沖不到江心。原來電綫垂到江底以後，掛在石頭上，船走不動了，他們只得在下游慢慢地靠回岸來。

第二次的強渡也遭到了同樣的失敗。

第二天，有人想出一個辦法：用空船帶四股電綫飄過江去，江對岸的下方有一個小迴水灣，船到那裏會停住的，然後再呼喊對岸的藏民把電綫拉上岸，只要電綫能拖過去，就可以接着把鉛絲拉過去，再把鋼繩拉過去，這樣造成一條鋼溜索，部隊從上面滑過去。

這個主意很好，但不料船還沒有走到江心，電綫又掛在河底的一塊大石頭上了，一個巨浪壓下來，船翻了一個身，電綫斷了，船被激流沖走，到了對岸的小迴水灣的時候，船搖擺了幾下，流過了迴水灣，隨着激流，一剎眼的工夫，轉過山脚不見了。

所有的人都愣住了，這可怎麼辦呢？李文炎更是心慌起來：「這可怎麼過江呀？這隻船是我們全營的命呀！」他望了望對岸，看着那打着旋的水，想起下面一定也會有迴水灣，就是截不住船也會使船走慢的。他急忙向營長報告：「讓我去追船吧！我一定努力把牠追回來！」

營長看了看他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：「我們現在只有這一個辦法了。好同志，我馬上派人去支援你。」

峽谷裏很熱，李文炎急忙脫掉外衣，沿着江飛跑起來。跑了一陣，迎面一個小山擋住了路，他顧不上找路，就衝向山上去，好容易爬到山頂，一看，江水在山谷裏彎彎曲曲流向遠方，船呢？沒有一點蹤影。於是，他不顧一切地衝向江邊的第二座山頭。這座山滿佈荊棘，並且非常陡，但他一刻不停地雙手抓着荊棘向山上爬，手腿都被刺出血了，襯衣全叫汗溼透了，嗓子像拉風箱一樣地響着。等他爬上山頭一看，船像是沉到江底去了，仍然沒有一點蹤跡。他失望了，覺得雙腿發軟，真想坐下來好好歇歇，但他忽然想道：「這大概就是營長說的，叫做向困難低頭了吧？不行，要快走，一定要把它追回來！」然後就鼓起一把氣，沿着江跑起來。

不知道跑了多遠，前面碰到了一個小村莊。大塊的土岩擋在道上，一時找不到去江邊的

路，於是找了一個藏族老鄉，作了一陣手勢，請他領到了江邊。在還沒有走到江邊的時候，李文炎老遠就看到橡皮船在前面山脚下的一個大迴水灣裏轉着圈，像一條黑色的大魚在那裏跳動。他像是見了久別的親人一樣，高興地跳了起來，急忙跑到江邊去。從遠處看，船像是離岸很近，但到跟前一看，還離岸有兩三丈遠。怎麼辦呢？他想了想，就脫了鞋子，走下水去。但那個藏民一把抓住了他，嘮嘮叨叨的給他說了許多話，他一句也聽不懂。從那藏民的手勢看來，是告訴他：這裏水太險，不能下去。藏民跑回家裏拿來了一根扛柴用的繩子，上面綁了一塊石頭，想丟到船上，把船拉過來。但這個辦法失敗了，繩子丟到水裏，給水打了一條橫印，在離船一丈多遠的地方落了下去。

李文炎把襖衣脫了下來，摔在岸上，他怕正面過去把船沖跑，就迎着船迴旋來的方向下了水。誰知腳一下水就觸不到底，一個浪把他打到水裏去。他拚命向上翻，剛把頭探出水面，又被浪打下去。他想：只要能抓住船就好了。就努力掙扎着、游着，估計到了和船碰頭的地方，抬頭一看，船已經溜過自己丈把遠，向下游去了。他着急了，不顧一切向激流游去，巨浪推着他，追了兩三丈遠，終於把船抓住了。他像是奪得了江裏什麼寶物似的，快樂地一手抓着船，一面向岸邊游着。游了沒多遠，有一條繩子從岸上丟到他的眼前，原來是派來支援他的崔錫明趕到了。崔錫明把老鄉扛柴的繩子的一頭丟給了他，他急忙抓住了繩子。這時候，

他才感到全身力量真是用盡了。太陽落山了，江水冷得刺骨。

第二天，天還沒有亮，李文炎和他的伙伴們又開始了渡江的準備。他們在離原來的那個渡口上方三四里路的地方，選擇了新渡口，改變了放電纜的辦法，決定岸上和船上兩頭放纜，並且把船上放纜這一工作，交給了崔錫明來担任。等一切停當後，就解纜開船了。

船在岸邊輕輕搖擺了幾下，四個槳就整齊地動作起來，馬上衝進了激流。到了江心，船順着激流橫走起來，像是飛一樣的漂在水上。岸上所有的人都忘了自己，心隨着這黑色的小船一起一落。船上的人全身都被水打溼了，眼睛朝着一個方向，齊聲喊着「一二、一二！」拚命划着槳。

這時，坡岸上的電纜放完了，崔錫明手上的電纜也放亂了。電纜扯住了船，巨浪更加瘋狂，一個連一個打上船來。船耐不住這兩個力量的牽扯，一歪一歪顛簸得厲害。崔錫明急了，手上的電纜一亂，掛住了黃新添的槳，一扯，槳落到水裏被沖走了。正在這時，船尾的電纜也被浪打斷了，船像斷了線的風箏在激流中打起轉轉來，有人慌了……

崔錫明大聲喊着：「別慌！快坐穩，少一隻槳不要緊，朝對岸衝！」

李文炎舉起了一隻手，也嚷着：「大家聽我喊一二，一齊用力划過江去！沒有槳的用手划。來呀！一、二！」